

“现代主义漫步”系列公共实践 | 第二站 与保罗·克利一起过周末

特邀导览

亮点回顾



“现代主义漫步”系列
**第二站
与保罗·克利一起
过周末**

“Modern Time” Series
**A Weekend with
Paul Klee**

2023.8.6 Sun 周日 UCCA Edge

特邀导览
嘉宾：
姜林静（复旦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Inspiring Guided Tour
Guest:
Jiang Linjing (Associate Professor, Germ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14:00-15:00 展厅 / Exhibition Hall

UCCA Edge



活动时间：2023年8月6日（周日）14:00-15:00

活动地点：UCCA Edge展厅

回看链接：<https://ucca.org.cn/program/a-weekend-with-paul-klee/>

嘉宾：姜林静（复旦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整理编辑：王元蓉（实习生）、吴伊瑶

文字校对：逢芮



图1: “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UCCA Edge, 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向上的隐喻和界域的拓展：文学、音乐与绘画的结合

姜林静： 保罗·克利可以说是德国表现主义时期、包豪斯艺术学院中将文字、绘画、音乐三者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在克利很小的时候，他就走向了一条专业的音乐道路。但他后来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个画家？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对其父母的一种“背叛”——他不想走父母给他铺好的那条路，所以才成为一个画家，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很好地体现在他的绘画当中。

此外，保罗·克利也是一个诗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同时，他也写诗，而他的这些文学性的表述也能在其绘画中看到。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王启文同学，我们一起选了一

些和绘画相配合的诗歌，将以观赏和朗诵相结合的形式来进行此次导览，从而了解克利这位画家是如何把音乐、诗歌和文字结合在绘画当中的。

这幅画当中就已经出现了文字和图像的结合。它的名字叫《鸭子》（图2），“鸭子”这个词在德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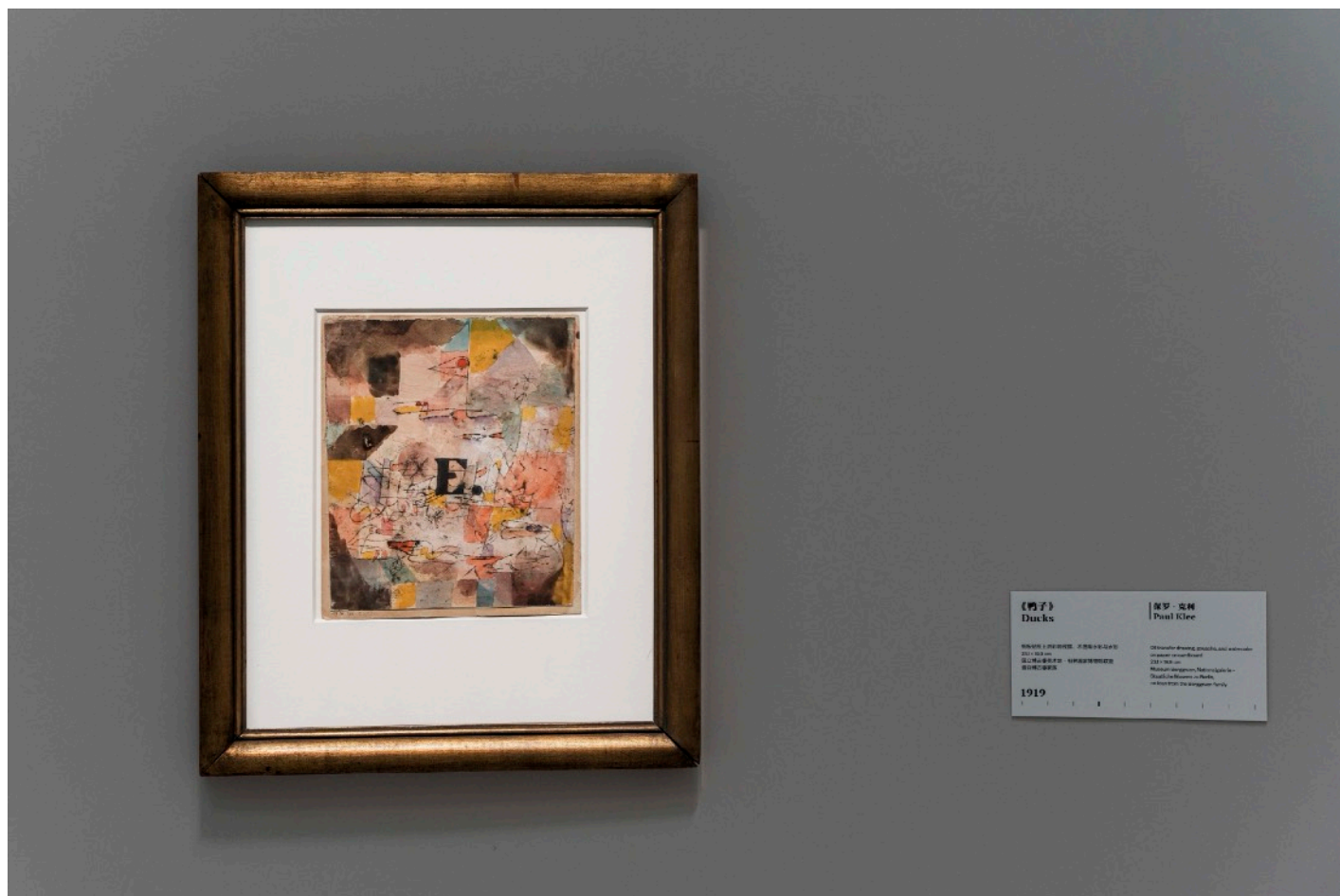


图2: 保罗·克利，《鸭子》，“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UCCA Edge，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当中是“Ente”，以“E”开头，而画作中间也写了一个“E”的字符。大家想象一下，鸭子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克利的这幅画中画了很多可爱但笨拙的鸭子，而在西方的传统诗歌、绘画中，天鹅一般是诗人的自我象征。但克利在这里并没有使用天鹅，而用的是比起天鹅来说略显笨拙的鸭子。事实上，克利一直对“飞”（fly）这件事情特别感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空军训练营后勤组的他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飞翔的整个过程。对克利来说，鸭子恰好是一个要努力起飞的形象，它并不像天鹅那么优

雅，它并不像天鹅好似本身就属于天空，在起飞时便直接进入到了它所属的那个界域，相反地，鸭子必须努力地挣脱引力，像是要摆脱自己的界域一样地去飞向另外的一个界域。所以，鸭子其实在克利的很多绘画当中都成为了一种艺术家的隐喻，也就是说，即使被束缚在这个土地上的一个有限的空间当中，我们还是要像鸭子一样努力地摆脱地心引力，去飞向一个不管是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来说似乎都并不一定完全属于我们的界域中去。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鸭子的形象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闭环。鸭子有的游在池塘中；有的好像已经飞到天空当中；还有一些鸭子，既属于土地又可以属于天空，形成了跨越海陆空的一个界域。我们不妨进入到德国表现主义诗人特奥多尔·多伊布勒（Theodor Däubler）的诗歌《人是一株凋零的牛蒡》中去，听听一朵牛蒡的心中如何开出了一朵新型的、红色的花，并且，这朵花的芒刺往上指向天空，似乎展现了一种相近的、艺术家想要冲破贫瘠的土地并向上生长的创作欲望。

《人是一株凋零的牛蒡》 特奥多尔·多伊布勒（Theodor Däubler）

人是一株凋零的牛蒡，
它白色的肌肤透着寄生虫的红，
喘息着，不知疲倦地为自己建造紫黄色的尘。
而他的意志高于他的思想，
疲惫世界中，那宁静白色的翅膀是我们在生活中已然获取的光明。
温暖的身体被强制劳动，
我们休息在疲惫的臂弯中，梦中实现了第一次飞翔。
心灵在森林中建造了一座玻璃房，
那可念中纯洁无色的天堂，
虽难以忍受，但远离尘世的喧嚣。



图3: 保罗·克利, 《黄房子上的天国之花(天选之屋)》, “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UCCA Edge, 2023。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姜林静: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克利用色彩所搭建的一座玻璃房, 或者说一个移动建筑当中(图3)。这幅画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我们能够发现它和《鸭子》有很多相似的部分, 比如同样都以“飞翔”为主题。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很多近似象形文字一般的植物, 其中红色的、圆形的、三角形的等诸多形状全都以一种火箭般的形态在往天空冲刺。

同时, 从色彩上来说, 这幅画当中最醒目、最亮眼的应该是黄色房子的部分, 并且, 画作中恰好也有一个“K”字母, 也就是保罗·克利的首字母缩写。对于“黄房子”, 对艺术史较为熟悉的观者可能会联想到梵高在法国南部地区阿尔勒的那座黄房子, 我认为这中间应该存在着影射的关系——克利在这里也构造了一座艺术家的黄房子, 由它长出的树木包含向上与向下的两种三角箭头, 而这其实是受

到德国浪漫主义很大影响下的一个结果。如果大家对诺瓦利斯（Novalis）等德国浪漫主义流派比较熟悉的话，会知道诺瓦利斯非常喜欢地质学，这一领域便涉及到树木生长态势的垂直变化性。事实上，对一个未知的世界作出探索和挖掘，都是在对其原有的边界、生长态势作出延伸，扩展本身不属于我们的那个界域。因此，约1916年至1918年间是保罗·克利的创作旺盛期之一，我们能看到许多“上天入地”的感觉——不仅仅是向上的飞翔，也是向下的挖掘。

那么，有一部分人也可能会诟病道：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罗·克利仍然在创作一些和政治没有关系的主题？克利自述说，首先是因为当时包括他在内的一大批艺术家于刚开始时对一战抱有一定好感，认为这个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且能够结束德国当时很疲软的状态。直到后来，若干位艺术家都在前线去世了，巴伐利亚国王便下达了一个艺术保护令，让艺术家可以到前线一些相对不危险的地方。克利也因此被派往空军训练营的后勤部，反而让他在那段时间远离喧嚣与战场，有了一个小小的创作空间，所以，1916年到约1919年的这段时间反而是克利创作的一个旺盛期。

他与她：画中人物的雌雄同体



图4: 保罗·克利, 《塔之思》, “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UCCA Edge, 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姜林静: 这幅画非常有趣, 第一眼看它像是克利的一幅自画像(图4)——从画中的那撮小胡子大概能看出。同时, 克利又把它画成一个类似于火箭的模样, 并描绘了一个正在出神的艺术家形象。德语当中有一个词叫“Ekstase”, 或者是英语中的“ecstasy”, 我们把这个词翻译成“狂喜”或者“出神”——也就是说天空上方好像飘着另外一个你, “他”正在从高处审视那个低处的你, 这就是你“出神”了。克利在这幅画当中很好地用一个绘画形象描绘了这种出神的状态: 你能够看到, 下方这个人的眼睛更迷离、混沌一些, 而上方那个人的眼睛更加警觉、明亮。我们能够感觉到是一个更加警觉的自我在往下看着城市当中更迷离的自己的一种状态, 且这种出神的状态被克利用很多的重叠表现了出来, 就像是一个火箭群或是建筑群在往上飙升。它显然展现了克利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男性形象, 以及近乎原始崇拜当中的某种男性力量的蓬勃。



图5: 保罗·克利, 《黑魔术师》, “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UCCA Edge, 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同时, 很有趣地, 保罗·克利也具有女性化的另外一面。这幅画(图5)很好地展现了一种男性和女性力量的结合, 克利其实常常把自己, 或是艺术家比作魔法师。魔法师所显示的更多是男性的形象, 但在他边上, 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女性形象的出现——这位魔法师的女助手, 或者说这一女性形象紧紧地闭着眼睛与嘴唇, 甚至有一点像机器人的模样。或许, 克利在说的是人在世界上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 整个世界上演着一场大戏, 我们都不过是舞台上的演员, 被谁在操纵着我们的手脚。

那么，克利的这种女性形象来自哪里？在克利的早年，我们可以说他是被妻子所供养——早年的他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绘画来养活自己，他的妻子是一位钢琴家，在外上钢琴课等来养活家里，而做家务、照顾孩子这些事情则都留给了克利。从克利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克利的细心，他记录着关于孩子的所有细节。一边要如现代女性般兼顾家庭和工作、像提线木偶一般在旁边成为一个助手，一边要把所有的想法塞入到自己的脑子里、成为一个极具创作力的魔术师的双重形象，其实在克利的同一个生命体当中都有呈现。

所以，我们在克利的画中看到的很多沉默、不能讲话的女性形象，并不是他对当时部分女性的描绘，而是对他自身所持有的女性形象的一种描绘，是克利身上的两面性的一种恰好反映。



图6: 保罗·克利, 《知识、沉默、擦肩而过》, “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UCCA Edge, 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姜林静：这幅画有一个非常具有文学性的题目——《知识、沉默、擦肩而过》（图6）。画中女性特别有趣的一点在于，你会发现她的两只手，一只是比较温柔的、具有女性线条的形象；另一只则是立体主义结构的、圆锥形的、木偶一般的。同时，这一手托脑袋的形象会让我们联想到奥古斯特·罗丹的雕塑作品《思想者》。克利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托着脑袋在思考、具有个人意志的一个女性形象。画中女性的嘴巴也非常有趣，像是被拉链封住，对应着题目当中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叩问：女性难道只能具有一半的生命力吗？难道她只能有一半的、象征着男性所拥有的“知识”和“思考”的“温柔”吗？难道她的另一半就一定是木头般的存在吗？

此外，克利还把她的躯干画成接近于一朵粉色玫瑰的样子。在西方传统绘画中，玫瑰通常是圣母的象征，它层层叠叠地包裹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可能是“沉默”，但这里的沉默不再是传统西方绘画当中被保守着的、神圣的秘密，它更像是一种被迫的，无法发生的沉默，因为该女性形象的嘴是被封住的。

最后有趣的一点在于“擦肩而过”——这个词非常具有文学性，“擦肩而过”首先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瞬间性，大家有可能会联想到波德莱尔《恶之花》中描写一位黑衣寡妇擦肩而过的那个片段。现代绘画当中，我们往往认为，“瞬间”是最值得被珍惜、最值得去书写的，而不是所谓的“永恒”。克利画的就是这样一个擦肩而过的瞬间。

但是**为什么我们只能和画中的她“擦肩而过”呢？**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把女性神圣化、将她置于神坛上，所以我和她只能擦肩而过的情况，而是因为她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她像幽灵一般早已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了，她只有一半是作为女性的人，而另外一半是一个木头。因此，我们只能擦肩而过。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深思、反省以及文学性、哀伤哀悼的标题。

沉默背后的真相：被封印的暴力

姜林静：我们再来看克利笔下最著名的沉默女性形象——这幅《被封印的女子》（图7）。它其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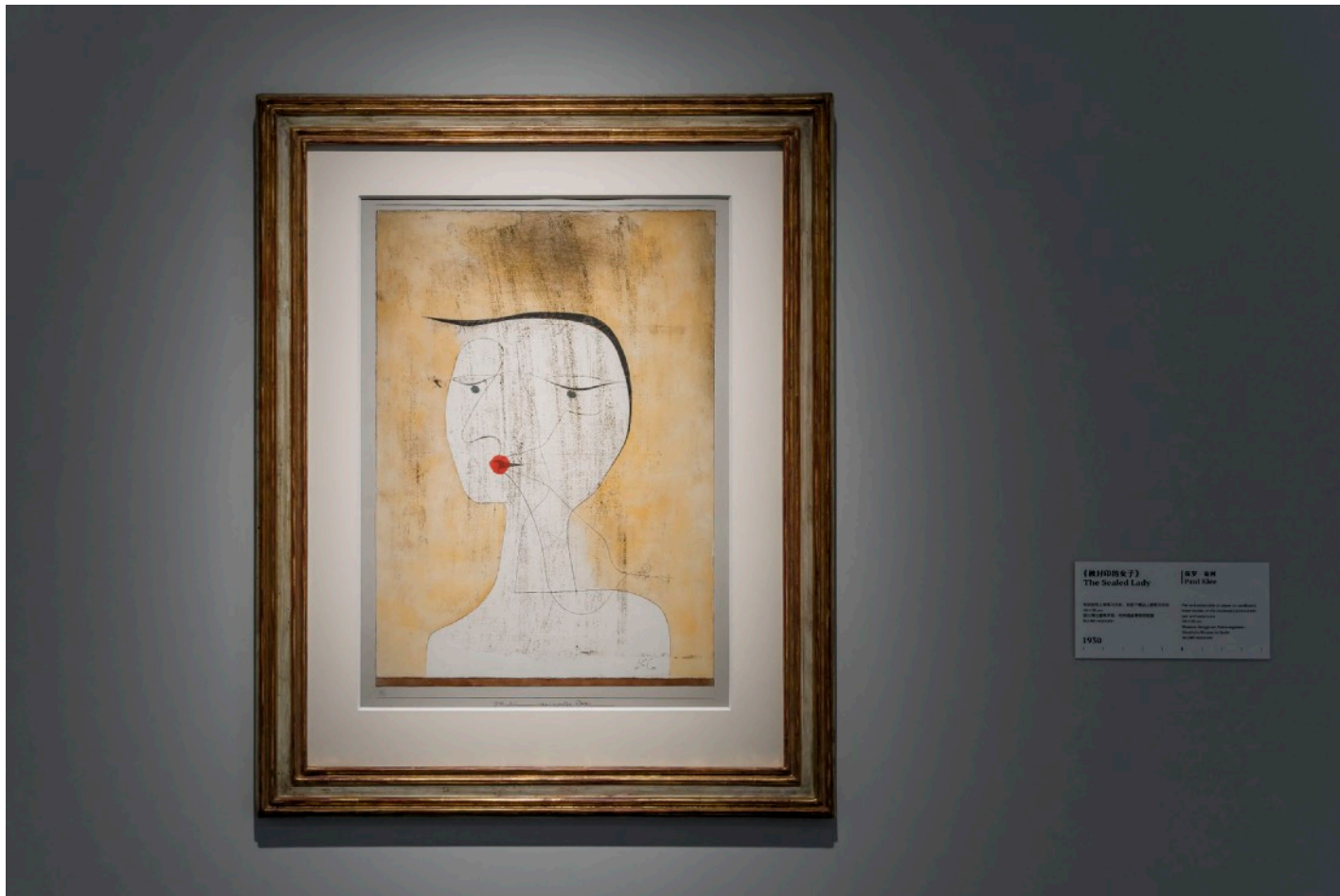


图7: 保罗·克利, 《被封印的女子》, “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UCCA Edge, 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非常简单的、儿童画般的一幅作品，但我们所有的视线都会因色彩和线条聚集在一个地方：她的嘴唇。克利运用蜘蛛网一般的线条，将观者的视线最后都聚集到人物的红唇上。而这个红唇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涂抹口红的嘴唇，它更像是被蜡封住的、说不出话的一张嘴。人物自己的眼睛似乎也在盯着自己的嘴唇，诧异着：为什么我说不出口呢？

无论是从社会隐喻、政治隐喻，还是艺术家自身的个人隐喻而言，我们都能看出，女子是一个令人伤痛的、（隐喻）暴力的形象——封印以一种暴力的形式让她不能说话。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古希腊神话当中的夜莺形象，在我们的认知中，夜莺一直以唱歌的形象出现，它的嘴唇是用来唱歌的，但事实上，夜莺在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代表的女性形象起初是被强暴、割去舌头、无法说话的，最后，宙斯为了补偿她，便让其变成一只会唱歌的夜莺，可以把她的故事都唱出来。所以，虽然我们谈到夜莺所浮现出的是一个美好的歌者形象，但在其背后，存在一种被封印的暴力，而这幅画作恰恰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暴力的存在。在漂亮下颚、乌黑头发等精致女性的外壳之下，只有她的嘴唇是封蜡住的，而正是这种被封蜡住的暴力才是真相。

而在另一幅画——《节俭男子的只言片语》（图8）中，克里描绘的是一个不能讲话的男子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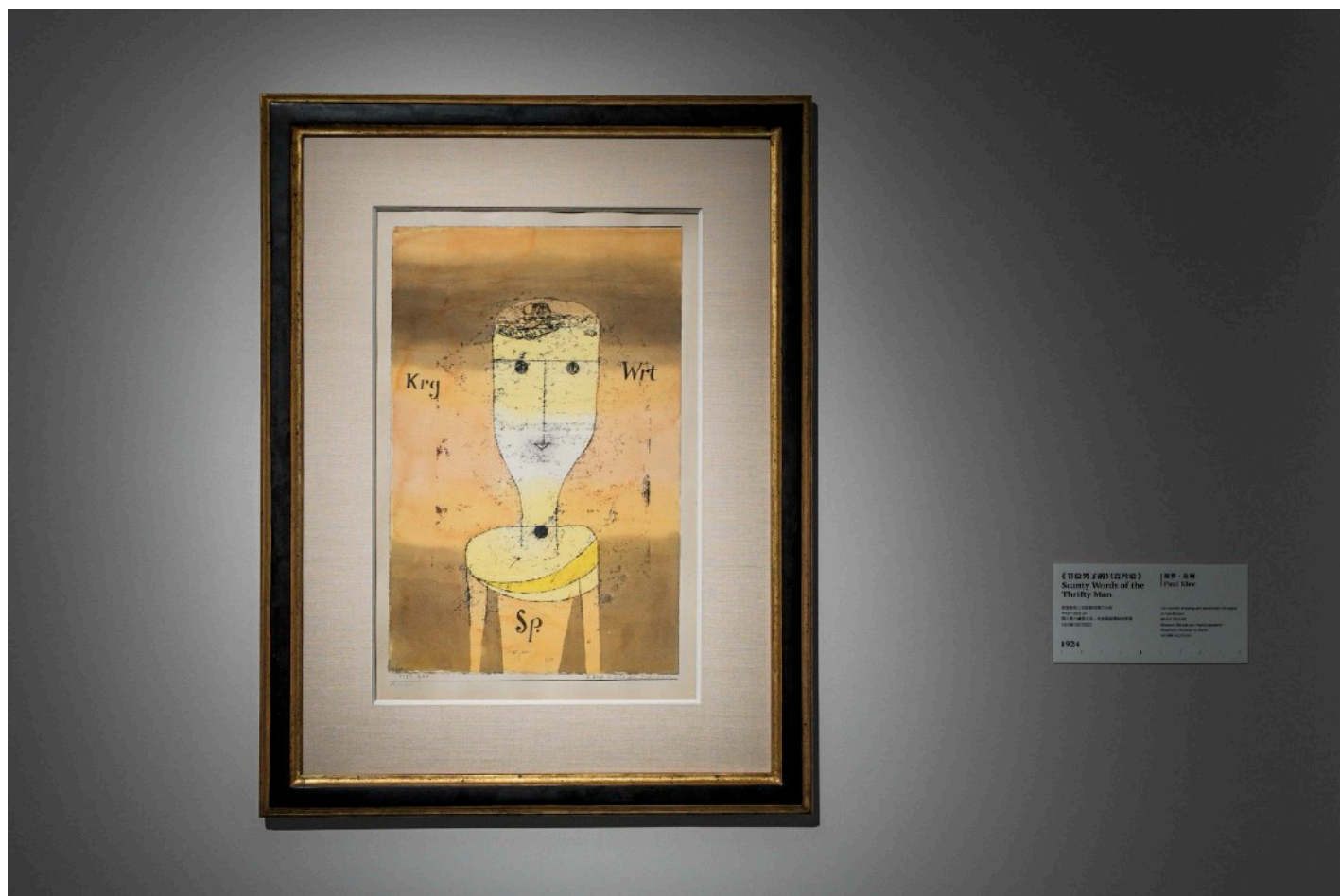


图8: 保罗·克利，《节俭男子的只言片语》，“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UCCA Edge，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有趣的是，克利把动植物、建筑与人的形象结合为一体。而在作品中间，则出现了克利很喜欢在绘画中加进去的几个词：一个是“Krg”，加上一个“a”后的“Karg”在德语当中指的是“贫瘠”的意思；而如在“Wrt”中加一个“o”变成“Wort”，即“话语”、“只言片语”；对于下方的“Sp”，我们则可能会联想到与题目有关系的“sparen”一词，意指“节省”、“节约”。

克利恰恰把元音都省去了，而留下了一些辅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o”、“e”、“a”这些元音在我们的生命中通常与什么有关？——许多情况下，当发出这些元音的时候，我们在表达自身的情感、情绪。同时，画作中的男子同样也以一种非常警醒的、似乎远离情感的眼神看着我们，他的嘴紧紧地闭住。

对于艺术家来说，克利这样处理画作的隐含之意或许是，我们应该用一种保护词语核心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说得太多了，但艺术的核心却是永远无法用语言达到的，它只能在你观看它的时候、你和它之间产生最直接的关系与情感的时候抵达，不能够用语言代替。所以，这两幅画恰恰都以“沉默”的主题展现了另外某种艺术家所守护的事物，即不可用语词去触碰的、艺术的核心。

超越真实的梦境：艺术家作为守夜人与异乡者

姜林静：再看到创作于1921年的这幅《梦之城》（图9）。德国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来说比起巴黎、伦敦要晚很多，而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一场非常快的突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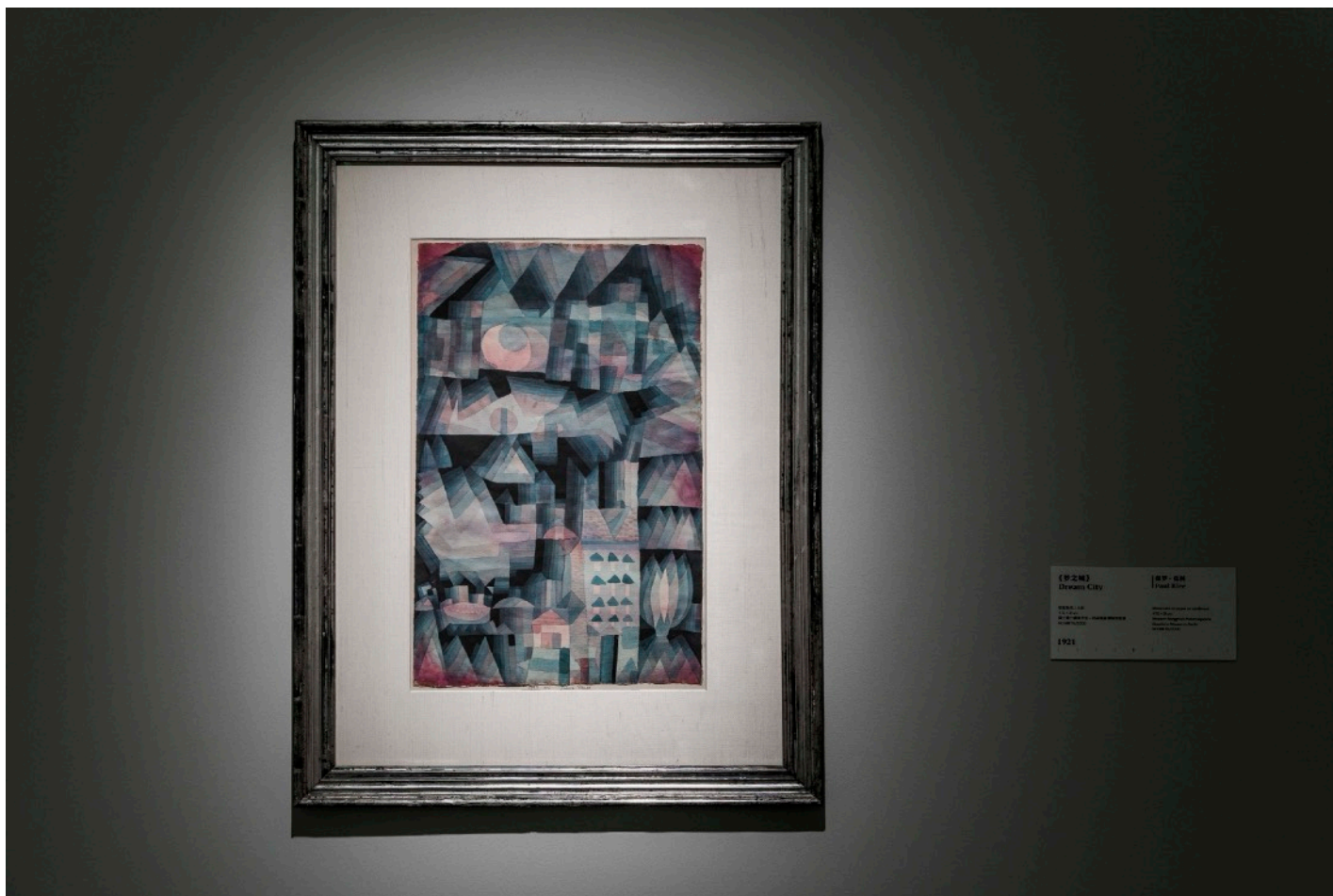


图9: 保罗·克利，《梦之城》，“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UCCA Edge，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城市的突然转变对于艺术家的城市书写而言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梦境当中一个城市的生长。从远处看，画面的色彩以及整个图像让我们联想到大树，其中，有的部分近似于花苞的形状，有的部分则呈现出大树向上生长的姿态。城市代替了原来的森林，这对于德国这一森林民族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19世纪的德国童话当中，故事往往在森林里展开，像是《小红帽》《青蛙

王子》等，只有在森林当中，才有奇幻的故事发生。而现在，孩子们不再在森林、大自然当中长大，城市以一个迷宫的形态出现，并将森林取代。

除此之外，克利用一种很奇幻的方式让我们感觉到画面仿佛是眼睛蒙着一层眼泪时，或者说是我们刚刚把窗打开，有一层薄雾在面前时所看到的那种图景。它是一种瞬间性的画面，恰好符合我们先前所说的“瞬间代替了永恒”。在德语中，“Augenblick”即“moment”的意思，它的词根和眼睛有关——你用眼睛捕捉到的那个瞬间是转瞬即逝的、极其易碎的，而恰恰因此，它成为了一种新的神圣。

而回到这幅画中，画面中的夜晚恰是一个无人的场景，且它只被克利这个艺术家捕捉到了。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便有一点像荷尔德林诗歌当中的守夜人形象——当整个城市都睡去，普通的城市样貌褪去，只留下一个梦境与现实之交中的城市，而只有那个诗人、艺术家——那个守夜人还没有睡着，将这个城市给捕捉下来，把它用画或诗的形式带到我们的眼前。这显然让人想起荷尔德林非常著名的诗作《面包与葡萄酒》的第一段：

《面包与葡萄酒》 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

四周闹事歇息，掌灯的街巷归于宁静，
装点着火炬的马车也呼啸而去。
百姓回家歇息，满怀白日的欢喜，
精明的脑袋在家中掂量着利弊得失，心满意足。
货架上没有了葡萄与鲜花，没有了手工制品，
繁忙的集市休憩了，但远处的花园中响起琴声，
或许那是个热恋中的人，或是个孤独的男人，
思念着远方的朋友与青春年华。
而泉水奔涌不息，在芬芳的花坛边犀利清流。
日暮时分的空气里，安静地响起敲钟声，
一个守夜人挂念着时辰，大声报告钟点。
现在吹来一阵风，激荡起树林的枝上，
看啊，月亮！
我们大地的剪影也正悄然升起。
狂醉的夜晚正在临近，

漫天繁星却并不为我们挂虑忧心，令人惊异地在彼处闪耀，
人类中的异乡客越过群山之巅，悲伤而壮丽地升腾。

姜林静：诗人的形象的确如同异乡客一般，既属于这个城市，又是不属于它的异乡人。而每当我们睡去的时候，这群人就像群星般升腾起来。克利的城市画和当时的一些表现主义画家一样，他们画的城市常常是空无一人的，其中，《梦之城》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将我们的视线聚集到一个地方——作品中的黑色部分如同黑洞一般，将我们的视线自然而然地吸入其中。就一个城市而言，人类往往觉得自己是建造者，但事实上，城市已经获得了一种自由的生命，它是一种自在物，同时又能变成“怪兽”，把我们都吸入其中。因此，我们还只是城市的建造者吗？更可能的是，我们早已是城市当中的迷失者了。

回归孩童与本真：游戏人生

姜林静：从时间上来看，这幅作品（图10）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所有克利的画中最晚的一幅，是他去世前的一幅画作。在这幅画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在田野上玩耍的孩童形象，克利使用的是某种类似于黑色水胶的材料，并通过粗粗几笔的手法勾勒出人物的脸和身体，很像儿童画——他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个小孩画出来。然而，这个孩子给我们一种非常紧张和不安的感觉，比如他的两只眼睛，一只是紫色的圆圈，另外一只是一个上大下小的、倒过来的“s”，呈现出一种极其扭曲的状态，你可以说，孩童或者是绘画者处在一种极度的紧张不安感当中。再看到右侧还有两个矩形的形状，可能这才是他真正的眼睛——已经跳脱出了孩童本身的脸庞。以及边缘处还有红色的、烈日一般的螺旋元素，都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紧张的不安感。

事实上，这幅画创作于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此前从包豪斯学院转去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克利被后者赶出，他和妻子二人流亡去向瑞士。也是在这一年，他罹患皮肤硬化症——一种使他的皮肤、内脏等越来越硬的慢性不治之症。



图10: 保罗·克利, 《孩童游戏》, “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UCCA Edge, 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1939年的克利大概已经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候回归到了儿童化的创作路径，就像是某种重回童年的方式。而在他早年时期，他便认为儿童的游戏、儿童的绘画都是一种原始主义，能够让我们回归到本真的状态。除了回归本真之外，克利同时看到，生命本身这场游戏并不是靓丽的，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场悲哀的游戏。而克利通过这样一幅绘画让我们去发现，在这样一片虚无的世界当中，你要玩好你自己的游戏——用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游戏理论来说，就是毫无目的地去玩。只有当一个人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时，他才是一个人；相反，只有当一个人能够玩好游戏的时候，他才能够成为一个人。

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的克利发现，在一片悲哀的田野上，他玩好他的游戏，完成好他作为艺术家的一生，这就是他的宿命。那么，我们最后用同样非常悲哀的一位诗人——特拉克尔的一首关于孩童的诗歌来结束这次导览：

《黄昏之歌》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 (Georg Trakl)

当我们走在黄昏幽暗的小径，眼前显现我们苍白的身影。
干渴时，我们掬饮池塘白色的水，
那悲伤童年的甜蜜。
我们在接骨木丛下安息，观望灰色海鸥的飞行。
春天的云雾笼罩幽暗的城市，这里尘封着僧侣高贵的过去。
当我拉起你纤长的双手，你轻轻地睁开圆圆的眼睛，
那已是遥远的过去。
而当那朦胧的和悦之音清洗心灵，
你苍白的身影显现在朋友秋日的风景里。

姜林静：我想，不管我们处于几岁的年纪，当我们回想起童年的时候，可能就是特拉克尔在诗歌中描述的那个词：“悲伤童年的甜蜜”——当我们走过很长的路途之后，发现人生的底色有可能是悲哀的，但也绝对有它的甜蜜。因此，祝大家每个人都能够玩好你们自己的游戏，并且能够漫无目的地在人生中玩上一场。